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
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八

聖治三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閏三月甲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命直隸各省督撫將欽件部案限內
完結及未完結之處逐季奏報是以邇來盜案按限具
題者甚多可傳諭吏部將逐季奏報之事見在某省已

奏某省未奏著即查明具奏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月丙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趙申喬為人苛刻叅劾武官甚多武官與文官不同即爾等文官能一無所取乎已即不取能禁家人一無所取乎爾等自思之當各自知之也且武官窮苦若至一無所有一旦有事則弓刀馬匹人人向巡撫求助彼豈能盡給乎故抑武人是明代陋習武人粗鹵不宜抑之太甚凡治天下之道當以和平為貴也

康熙五十年辛卯五月己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理幾務年久閱本甚速凡一應奏摺及綠頭牌頃刻即能徧閱前尚書穆和倫數次奏事意朕未加詳閱復行奏請朕將事內緣由指明穆和倫乃默然無言而退且朕閱事不止於速凡一經目斷不遺忘一應奏章及彙題案件無不詳閱有差悞字句朕必以硃筆更改發出

六月乙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先曾令各部院彙題案件每十日十五日內務須彙題一次諭旨甚明從前彙題案件殊多壅積朕催促具奏俱已完結今看彙題之事又多有逾限具奏者著再行嚴飭

十二月丁卯左都御史趙申喬奏請禁止創建寺廟

上曰近見直隸各省創建寺廟者甚多建造寺廟則占踞百姓田廬既成之後愚民又為僧道日用湊集銀錢購

買貧人田地給與以致民田漸少且游民充為僧道窩藏逃人罪犯行事不法者甚多實擾亂地方大無益於民生者也著各省督撫及地方官除原有寺廟外其創建增修永行禁止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二月壬午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覽各省督撫奏編審人丁數目竝未將加增之數盡行開報今海宇承平已久戶口日繁若按見在人丁加徵錢糧實有不可人丁雖增地畝

竝未加廣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詢問一戶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納錢糧詰以餘丁何事咸云蒙皇上洪恩竝無差徭共享安樂優游閒居而已此朕之訪聞甚晰者前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變地方殘壞田畝拋荒自平定以來人民日增漸次開墾或沙石堆積難於耕種者亦間有之而山谷崎嶇之地已無棄土盡皆耕種矣由此觀之民之生齒實繁朕欲知人丁之實數不在加徵錢

糧也今國帑充裕屢歲蠲免輒至千萬而國用所需竝無遺悞不足之虞故將直隸各省見今徵收錢糧冊內有名人丁永為定數嗣後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錢糧但將實數另造清冊具報豈特有益於民亦一盛事也直隸各省督撫及有司官編審人丁時不將所生實數開報者特恐加徵錢糧是以隱匿不據實奏聞豈知朕竝不為加賦止欲知其實數耳嗣後督撫等倘不奏明實數朕於就近直隸地方遣人逐戶挨查即可得實此時

伊等亦復何詞耶

五月壬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湖廣百姓往四川墾地者甚多伊去時將原籍房產地畝悉行變賣至滿五年起徵之時復回湖廣將原賣房產地畝爭告者甚多巡撫潘宗洛以此情由曾繕摺啓奏嗣後湖廣民人有往四川種地者該撫將往種地民人年貌名姓籍貫造冊移送四川巡撫令其查明其自四川復回湖廣者四川巡撫亦照此造

冊移送湖廣巡撫兩相照應查驗則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爭訟可以止息矣又

諭曰山東民人往來口外墾地者多至十萬餘伊等皆朕黎庶既到口外種田生理若不容留令伊等何往但不互相對閱查明將來俱為蒙古矣嗣後山東民人有到口外種田者該撫查明年貌姓名籍貫造冊移送稽察由口外回山東去者亦查明造冊移送該撫對閱稽查則百姓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釐矣

九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紅苗等居深山之中自古以來竝未向
化鄂海等宣示德澤盡行招撫殊屬可嘉今紅苗等輸
誠削髮投順地方文武官員務仰體朕無分內外咸俾
盡享昇平無不樂業至意將紅苗等安插得所從容化
導倘有不肖官員將紅苗侵蝕擾害者該督撫即行指
名題叅從重治罪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三月壬寅

上命大學士等傳諭直隸各省慶賀萬壽節衆老人曰書
稱文王善養老孟子云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
帝王之治天下發政施仁未嘗不以養老尊賢為首務
近來士大夫只論居官之能否而移風易俗之實政入
孝出弟之本心未暇講究朕因今日之盛典特宣此意
若孝弟之念稍輕而求移風易俗其所厚者薄而其所
薄者厚矣爾等老人比回鄉井之間各曉諭鄰里務先
孝弟倘天下皆知孝弟為重此誠移風易俗之本禮樂

辭讓之根非淺鮮也昨日甘霖大沛田野霑足朕心大悅爾等無悞農時速回原籍特諭

四月甲寅左都御史趙申喬奏請農忙之時京城地方亦應遵例停訟

上諭大學士等曰農忙停訟之言聽之似乎有理而細究之實無裨益趙申喬總未知事之本源耳天下之民非獨農人商賈涉訟即廢生理百工涉訟即廢手藝地方官不濫准詞狀於應准者准之即行結案則不失農時

訟亦少矣若但四月至七月停訟而平日濫收民詞案牘堆積冬季詞訟遲至次年五六月而後審理雖停訟何益康熙元年間去明代不遠明之官員太監尚有存者朕聞其君常處深宮不與臣下相見而惟與宦豎相處既不讀書亦不勤政所以上下之情壅蔽不通民間疾苦竟罔聞知朕理天下五十餘年周知民隱一切訟事皆有代告說合之人暗司其事地方官於此等人應嚴加懲治孔子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

之本竝不在停訟為大臣者當先憂後樂凡事周詳籌畫實心辦理乃能利益民生趙申喬謂農忙之時應行停訟倘四月至七月數月之間或有光棍詐害良善則寬向誰訴耶且自八月以後正當收穫竝非閒時果如伊言亦不應准詞狀至如南方四月收穫麥北方五月收穫麥福建廣東十一月布種二月收穫五月布種十月收穫四季皆農時也如此等處豈終歲停訟乎趙申喬居官固清但性多疑所屬州縣每疑其貪詐書云用人勿

疑朱子曰疑人即自疑今朕所用大臣朕曷嘗疑之凡督撫有才者未必有守有守者未必有才然自恃清廉妄事紛更則民即受其害矣讀書之人務先明理當以克己為要有過則改無容掩飾惟有益於民之事朕即允行否則斷乎不行也

六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督撫俱報地方之事甚善觀前史壞事皆生於隱匿明時賊情俱隱匿不聞以致四方情形

全然不知朕臨御年久凡事莫不豫為籌畫旱澇之災
民之疾苦自古所有之事若果督撫凡事奏聞不為隱
匿豫為防備雖有事亦復何慮又

諭曰岳拜自陝西來奏云陝西省免五十一年錢糧甘肅
衛所應徵之米未免請將此米免徵朕言汝度兵餉之
米足與不足再奏彼回算果不足一如朕言彼今無法
繕摺具奏請酌分數量減因昔趙申喬有奏請免右衛
錢糧之事故彼援此具奏但為彼之聲名耳兵餉關係

緊要朕不斟酌即據奏寬免可乎

七月乙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部院官員內還有辦事好者但於事不甚留心未免疎畧朕總理萬幾經歷勞苦當煩劇時日閱二三百件事今只二三十件事閱之何難昔年少時能步行四五十里今雖有年尚可步行十數里凡事皆在歷練耳

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幼與舊時大臣同理國事至十三歲親政頒恩詔時有奏悞赦一人者大學士李蔚奏云業已悞矣聽之便朕曰有人聽其悞猶可也若殺人聽其悞可乎李蔚喜極涕零奏云聖諭誠可昭垂萬世臣甘待罪曩朕與輔政大臣等共理政時紅批已發科抄之事常有取回換本改批發出者馮溥為給事中奏云凡事在內當即詳定已批出者不可反汗過必隆鰲拜皆粗鹵即欲罪馮溥朕以紅批奏章所關甚要馮溥言

是因於本上批獎之自此遂無取回之事

十月丙子戶部議原任偏沅巡撫潘宗洛題請墾
荒展限應行文接任巡撫查明詳議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督撫條陳地方事務應以實奏潘宗
洛奏湖南荒田五百餘頃今天下戶口甚繁地無棄土
湖南安得有如許未墾之田著差戶部司官一員會同
湖廣總督額倫特就潘宗洛奏疏內所有州縣親身查
勘詳明具奏如此則伊所奏虛實即可知矣又

諭曰湖廣陝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開墾聞陝西
入川之人各自耕種安分營生湖廣入川之人每每與
四川人爭訟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廣人或有將田開墾
至三年後躲避納糧而又他往者令四川之荒田已盡
開墾果按田起稅則四川省一年內可增錢糧朕意國
用已足何必苛求且先年人少田多一畝之田其值銀
不過數錢今因人多價貴一畝之值竟至十數兩不等
即如京師近地民舍市廛日增居址連亘毫無空隙此

皆朕與爾等所親見者也今歲不特田禾大收即芝蔴木棉皆得收穫如此豐年而米粟尚貴皆由人多地少故耳又

諭曰朕巡幸時見直隸自苑家口以下向年永定河衝決之處令百姓皆築舍居住斥鹵悉變膏腴不下數百頃皆未嘗令起科也今江南一帶河隄至遙隄間有二三里者亦有六七十丈者其空地先皆植柳以備河工取用今彼處百姓盡行耕種亦竝未令起科昔黃河泛漲

時遙隄之內水常灌入不得耕種自清水暢流以來河底刷深水必長至二丈纔能及岸今皆成沃壤矣大凡濁水與清水合流方可無壅決之患如直隸永定河一交冬令水即漸涸或有壅沙高出河身及夏秋水發不由故道而行遂至橫散四潰湮沒民間田廬朕計度河工情形自引芒牛河之水入於永定河冬春雖水小不能行舟而仗此引流故道不至淤壅至水發時清水合流水力大故河底刷深無衝決之患矣大學士李光地

奏曰永定河為害明時糜費金錢二三百萬卒無成效

皇上開引芒牛河之水所費不過千金遂成萬載奠安之利

上曰凡人力能為者朕猶能慮及之去年趙申喬條奏河南黃河近岸被衝田畝請查明數目蠲免錢糧黃河東岸刷則西岸之田出西岸刷則東岸之田出被衝之田應免錢糧則新出之田不應取錢糧乎今年浙江提督

吳郡陞見時朕謂吳郡云聞浙江海中漁船甚多凡此等船進海口時防汛官兵索錢方令入口其中有不聊生之窮人不得入海口從此遂為海賊觀此則海賊即內地漁人是官兵迫而驅之海中為賊者也吳郡乃驚異奏云皇上聖明洞鑒萬里臣當竭力禁約近聞此弊未絕朕於吳郡下此諭旨特欲使提鎮等咸知之今遣官勘驗湖南荒田亦此意爾總之督撫不可侵部院之權部院亦不宜刻求督撫之非凡事宜用中不可一偏

也又

諭曰各方水土不同種桑止宜江浙北方氣寒不能養蠶人之不習水土亦然南方人不能居口外猶口外人不能居南方然以理論則皆同此所謂性相近也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四月乙亥

上諭禮部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為本欲正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而嚴絕非聖之書此不易之理也近見坊間多賣小說淫詞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誘惑愚

民即縉紳士子未免遊目而盪心焉所關於風俗者非細應即通行嚴禁其書作何銷毀市賣者作何問罪著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六月丙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太監等不可假以威權事發即殺之朕御極之年去明代不過二十年萬歷時太監以及官員朕俱曾任使伊等向朕奏明末時事謂流賊自南而來將兵盡發往保定後流賊從居庸關入跳越京師南關

攻城城內無兵祇太監百姓官員家人防守七日城即陷平日太監等專權人主不出聽政大臣官員俱畏懼太監以致悞事此輩性情與常人異祇足備宮中使令耳天下大權惟一人操之不可旁落豈容假之此輩乎又萬歷年間太監奏庫內積銀二百萬兩有餘應入大內遂盡收養心殿後掘窖埋藏後欲取用已無有矣所以我朝者舊常言明代蓄積徒資太監侵盜耳今我朝庫銀有數千萬兩若掘窖埋藏亦安所用朕嘗謂漢大

臣云明代以爭議河套事曾殺大臣此一小事何致殺戮大臣若當此時朕只須遣一筆帖式一撥什庫事即定矣漢大臣皆相顧驚愕朕幸寧夏過鄂爾多斯地方謂松阿喇布王云爾等祖宗不過欺侮漢人遂據河套耳若朕則自橫城坐船帶糧從鄂爾多斯之後抄出據守爾等將若之何松阿喇布王瞿然奏云今內外一家皇上奈何出此可畏之言回鑾時朕由橫城坐船計二十一日至湖灘河朔已將馬匹發往陸路此二十一日

率步行圍獵打魚而回又

諭曰朕自幼讀書聽政已久治國之道莫要於寬舒今天下承平無事凡屬老幼無不歡欣鼓舞以為得生斯世皆有福之人也

七月己未

上問學士關雎曰爾曾居蒙古一年用漢人之道可治蒙古否關雎奏曰不可

上曰拂人之性使之更改斷乎不可譬如陝西江南百姓

令其易地而居則不但彼處田土此不能耕此處器械彼不能用即水土亦多不服惟天賦忠孝之性無有異同雖窮荒僻壤亦有至忠至孝之人不可以地論也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四月乙巳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聞熱河米價甚貴每石至一兩七錢扈從人等復行齊集採買則米價愈加騰貴官兵每月既得錢糧若復給口糧未免重複但以所給錢糧買米又恐不敷著將熱河之倉及唐三營倉所貯之米

發出設立一廠每石定價銀一兩賣與隨駕官兵令各該管之人查視不許多買自無轉賣之弊而於官兵亦大有裨益矣

五月乙丑

上駐蹕熱河

諭扈從諸臣曰今歲米價甚昂頃曾降旨將八月所放之米令即支給目前雨水之時應於未雨之先即將此米給與衆人始為有益今年四月前甚旱既雨之後又恐

多雨都統副都統叅領等於此等處未必能實心籌畫
倘雨過多道路泥濘車輛難行勢必至米糧潮濕拋棄
於軍民全無實惠著將此旨傳示八旗都統等

九月甲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山西陝西今歲收穫較往年甚豐但
西邊見有軍務沿邊一帶地方錢糧及舊欠錢糧應予
蠲免其在軍前綠旗兵丁所借錢糧免其坐扣今歲湖
廣收成亦好湖南大熟湖北微不及江西雖覺稍旱究

亦無妨江浙素稱豐富朕前巡幸南方時米價每石不過六七錢近聞竟賣至一兩二三錢如此民何以堪今江浙兩省被災地方錢糧作何蠲免之處爾等詳議具奏前張伯行曾奏江南之米出海船隻帶去者甚多若果如此亦有關係洋船必由乍浦松江等口出海稽查亦易聞臺灣之米尚運至福建糶賣由此觀之海上無甚用米之處朕理事五十餘年無日不以民生為念直隸今歲米價稍昂朕發倉糧二十萬石分遣大臣巡視

散賑米價即平小民均沾實惠若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提鎮悉體朕軫念蒼生至意則天下無不理之事矣

十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訪問海外有呂宋噶囉吧兩處地方噶囉吧乃紅毛國泊船之所呂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藏匿盜賊甚多內地之民希圖獲利往往於船上載米帶去并賣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處之人不可不豫

為措置也

壬子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天下事未有不由小而至大小者
猶不可忽大者益宜留心爾等在衙門或能辦理事務
或以清白自持亦止為身計耳其關係封疆大事未必
深思遠慮也即如海防乃今日之要務朕時加訪問故
具知原委地方督撫提鎮亦未能盡悉也朕南巡過蘇
州時見船廠問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

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其餘悉賣在海外齎銀而歸
官造海船數十隻尚需數萬金民間造船何如許之多
且有人條奏海船龍骨必用鐵槩笏木此種不產於外
國惟廣東有之故商人射利偷賣即加查訊俱捏稱遭
風打壞此中情弊速宜禁絕海外有呂宋噶囉吧等處
常留漢人自明以來有之此即海賊之藪也官兵出哨
或遇賊船四五隻官兵船止一二隻勢不能敵舵工又
不奮力向前將領亦無可如何不過尾追而已何能勦

減耶張伯行曾奏江浙之米多出海販賣斯言未可盡
信然亦不可不為豫防出海貿易海路或七八更遠亦
不過二十更所帶之米適用而止不應令其多帶在東
洋可使貿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第當如紅毛等船
聽其自來耳且出南洋必從海壇經過此處截留不放
豈能飛渡乎又沿海礮臺足資防守明代即有之應令
各地方設立往年由福建運米廣東所僱民船三四百
隻每隻約用三四十人通計即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

不加意防範臺灣之人時與呂宋地方人互相往來亦須豫為措置凡福建廣東及江南浙江等沿海地方之人在京師者爾等可加細詢朕令廣州將軍管源忠浙閩總督滿保兩廣總督楊琳來京陛見亦欲以此面諭之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又漢人心不齊如滿洲蒙古數十萬人皆一心朕臨御多年每以漢人為難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國家承平日久務須安不忘危爾等俟管源忠等到京後

會同詳議具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
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
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九

聖治四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四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從前工部及光祿寺每年動用錢糧數十
餘萬近俱節省減至數萬但節用之事有益於此即
無益於彼近來舖戶招買頗有難於辦理者以此故耳

如欲禁止江浙養蠶織帛亦甚易然衣布者多則布價更昂於帛亦未可知朕記前曾禁貂皮而諸項皮張竟與貂皮同價總之天下事託諸空言則易見諸實事則難行文與辦事固不同也

十月己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自古人主多厭聞盜賊水旱之事殊不知凡事由微至鉅豫知而備之則易於措辦所以朕於各省大小事務惟欲速聞之也即如各省來京之人從

福建來者朕以浙江米價詢之自江南來者朕以山東米價詢之伊係經過之地必據實陳奏即彼省大吏知不可隱亦皆實奏米價既已悉知則年歲之豐歉亦可知矣

庚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近日精神漸不如前凡事易忘向有怔忡之疾每一舉發愈覺迷暈天下至大一念不謹即貽數百年之患爾等大臣又皆年老鬚髮盡白有奏事

不能起者辦事有悞或推耳聾年邁者如此則事必致
貽悞古人雖云無為而治人主不過總其大綱然一日
二日萬幾豈皆大綱乎書中之言多不可憑二十一史
朕皆曾披閱悉屬筆底描摹無足徵信所以讀書與行
事截然不同爾等以為我讀書報皇上亦是虛文務在
盡心勉力庶不致有悞天下之事

十一月辛未

上御乾清宮東暖閣召諸皇子及滿漢大學士學士九卿

詹事科道等入

諭曰朕少時天稟甚壯從未知有疾病今春始患頭暈漸覺消瘦至秋月塞外行圍蒙古地方水土甚佳精神日健顏貌加豐每日騎射亦不覺疲倦回京之後因

皇太后違和心神憂瘁頭暈頻發有朕平日所欲言者今特召爾等面諭從來帝王之治天下未嘗不以敬

天法

祖為首務敬

天法

祖之實在柔遠能邇休養蒼生共四海之利為利一天下之心為心體羣臣子庶民保邦於未危制治於未亂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寬嚴相濟經權互用以圖國家久遠之計而已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太祖

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嘗兵及京城諸大臣咸奏云當取太宗皇帝曰明與我國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國

之主不忍取也後流賊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禎自縊臣
民相率來迎乃翦滅闖寇入承大統昔項羽起兵攻秦
後天下卒歸於漢其初漢高祖一泗上亭長耳元末陳
友諒等竝起後天下卒歸於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覺寺
僧耳我朝承席

先烈應

天順人撫有區宇以此見亂臣賊子無非為真主驅除耳
今朕年將七旬在位五十餘年者實賴

天地

宗社之默佑非予涼德之所致也朕自幼讀書於古今道理粗能通曉凡帝王自有天命應享壽考者不能使之
不享壽考應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自黃帝甲子至今四千三百五十餘年稱帝者三百有餘但秦火以前三代之事不可全信始皇元年至今一千九百六十餘年稱帝而有年號者二百一十有一朕何人斯自秦漢以下在位久者朕為之首古人以不矜不伐知足

知止者為能保始終覽三代而後帝王踐阼久者不能遺令聞於後世壽命不長者罔知四海之疾苦朕已老矣在位久矣未卜後人之議論如何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豫先隨筆自記而猶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自昔帝王多以死為忌諱每觀其遺詔殊非帝王語氣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瞽之際寬文臣任意撰擬者朕則不然今豫使爾等知朕之血誠耳當日臨御至二十年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不敢逆

料至四十年今已五十七年矣尚書洪範所載一曰壽
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五福以考
終命列於第五者誠以其難得故也今朕年將七十子
孫曾孫百五十餘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雖不能移風
易俗家給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嘗
少懈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此豈僅勞苦二字
所能該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論槩以為侈然
自放耽於酒色所致此皆書生好為譏評雖純全盡美

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為前代帝王剖白蓋由天下事繁不勝勞憊之所致也諸葛亮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人臣者惟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無可旁諉豈臣下所可比擬臣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政而歸抱子弄孫猶得優游自適為君者勤劬一生了無休息如舜雖稱無為而治然身歿於蒼梧禹乘四載胼手胝足終於會稽似此皆勤勞政事巡行周歷不遑寧處豈可謂之崇尚無為清靜自持乎易遯卦六爻未

嘗言及人主之事可見人主原無宴息之地可以退藏
鞠躬盡瘁誠謂此也昔人每云帝王當舉大綱不必兼
總細務朕心竊謂不然一事不謹即貽四海之憂一時
不謹即貽千百世之患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朕每事
必加詳慎即如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即多一二事
矣若明日再務安閒則後日愈多壅積萬幾至重誠難
稽延故朕莅政無論鉅細即奏章內有一字之訛必為
改正發出蓋事不敢忽天性然也五十餘年每多先事

綢繆四海兆人亦皆戴朕德意豈可執不必兼總細務之言乎朕自幼強健筋力頗佳能挽十五力弓發十三握箭用兵臨戎之事皆所優為然平生未嘗妄殺人平定三藩掃清漠北皆出一心運籌戶部帑金非用師賑饑未敢妄費謂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宮不施采績每處所費不過一二萬金較之河工歲費三百餘萬尚不及百分之一幼齡讀書即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無恙自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後

過傷心神漸不及往時況日有萬幾皆出自裁每覺精神日逐於外心血時耗於內恐前途倘有一時不諱不能一言則吾之終身遺語豈不可惜故豫於明爽之際一一言之可以盡一生之事豈不快哉人之有生必有死如朱子之言天地循環之理如晝如夜孔子云居易以俟命皆聖賢之大道何足懼乎近日多病心神恍惚身體虛憊動轉非人扶掖步履難行當年立心以天下為己任許死而後已之志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故深

懼顛倒是非萬幾錯亂心為天下盡其血神為四海散其形既神不守舍心失怡養目不辨遠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豈能久存況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盡禍至泰去否來元首叢脞而股肱惰至於萬事隳壞而後必然招天災人害雖然竝至雖心有餘而精神不逮悔過無及振作不起呻吟牀榻死不瞑目豈不痛恨於未死昔梁武帝亦創業英雄後至老年為侯景所逼遂有臺城之禍隋文帝亦開創之主不能豫知其子煬帝之惡

卒致不克令終又如丹毒自殺服食吞餅宋祖之遙見
燭影之類種種所載疑案豈非前轍皆由辨之不早而
且無益於國計民生漢高祖傳遺命於呂后唐太宗定
儲位於長孫無忌朕每覽此深為恥之或有小人希圖
倉卒之際廢立可以自專推戴一人以期後福朕一息
尚存豈肯容此輩乎朕之生也竝無靈異及其長也亦
無非常八齡踐阼迄今五十七年從不許人言禎符瑞
應如史冊所載景星慶雲麟鳳芝草之賀及焚珠玉於

殿前天書降於承天此皆虛文朕所不取惟日用平常以實心行實政而已今臣鄰奏請立儲分理此乃慮朕有猝然之變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諱惟是天下大權當統於一十年以來朕將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書寫封固仍未告竣立儲大事朕豈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釋此負荷優游安適無一事嬰心便可望增加年歲諸臣受朕深恩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也朕今氣血耗減勉強支持脫有悞萬幾則從前五十七年之憂勤豈

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誠一至如此每覽老臣奏疏乞休未嘗不為流涕爾等有退休之時朕何地可休息耶但得數旬之怡養保全考終之死生朕之欣喜豈可言罄從此歲月悠久或得如宋高宗之年未可知也朕年五十七歲方有白鬚數莖有以烏鬚藥進者朕笑却之曰古來白鬚皇帝有幾朕若鬚鬢皓然豈不為萬世之美談乎初年同朕共事者今竝無一人後進新陞者同寅協恭奉公守法皓首滿朝可謂久矣亦知足矣朕享天

子之尊四海之富物無不有事無不經至於垂老之際不能寬懷瞬息故視棄天下猶敝屣視富貴如泥沙也倘得終於無事朕願已足願爾大小臣鄰念朕五十餘年太平天子惓惓丁寧反復之苦衷則吾之有生考終之事畢矣此諭已備十年若有遺詔無非此言披肝露膽罄盡五內朕言不再

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蒞政五十餘年海內昇平皆恃衆大

臣為朕股肱耳目朱子亦云為政在於用人大小臣工俱宜實心任事直言勿隱方為社稷蒼生之福為大臣者當識大體不可瑣屑刻薄朕待大學士尚書侍郎以至小臣各有等級若待大學士與小臣無異即非禮也又如翰林等作詩寫字作古文或時文朕皆因材器使未嘗求全責備也

乙亥八旗都統等因豁免公庫扣除銀兩率領兵

丁謝

恩

上曰小人得財則喜用盡則怨見今八旗得見舊日風景者已無其人而能記憶祖父之遺訓者亦少以致風俗日奢人心不古嗣後務期悛改以副朕諄諄訓誡至意

丙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柔遠能邇之道漢人全不理會本朝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為之屏藩耳蒙古終年無殺傷人命之事即此可見風俗醇厚若直隸各省人命案件不

止千百固緣人多亦習尚澆漓使然也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正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諸臣陳奏國家之事輒用稱頌套語於朕躬並無裨益朕歷年夏月避暑九月回鑾所積四月內口外不能辦理之事日夜辦理必在歲內完結至次年開印又復速為辦理無致壅積今自五十六年四月至今所積事務應作何辦理之處諸臣當切實指陳國家事務所關甚大豈可潦草完結若朕置事務不理諸

臣又誰能擔任朕每念及中心惕然嗣後當盡刪除稱
頌套語將有益於朕躬之處速為指陳使事務不致壅
積可以知諸臣之實心報効而朕之病體亦得調護矣

四月庚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京畿一帶歷年以來二月內或大雪大
雨故麥苗滋長田禾尚可耕種今歲二三月間天時亢
旱麥苗漸黃且有妨耕種朕憶國有大喪之年多遭水
旱及今不可不豫為準備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詳

議或政事尚有缺失宜盡心講求雨澤亦應祈禱朕躬雖尚未愈為天下憂更加兢惕爾等勿視為故事也

十一月戊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從前屢諭諸臣及科道官員各省有應行奏聞事件隨聞隨即繕摺具奏非令其糾叅不過欲知之早耳朕雖聞之亦不即聲明或未詳確亦不即治罪也即如去年河南兇犯亢珽等擾害地方妄行不法朕他有所聞即特頒諭旨遣大臣拏獲審結今歲聞

江南地方起蛟即傳諭訊問陝西地震即差大臣散賑
彼處人民咸謂皇上注念小民加意軫恤少有災異有
聞即便施恩不令失所近日湖廣地方有奸宄之徒捏
造妖言煽惑愚民放火劫掠曾經總督滿丕奏聞朕即
諭令審結此皆因朕聞知方傳旨遣人如無所聞何由
降旨料理耶且各省兵丁空糧甚多康熙五十二年大
賞天下兵丁時曾諭散賞諸臣逐一按名散給其遣往
諸臣因不認識兵丁不能清查頂冒以致所有空糧隱

匿尚多不獨遠省為然即直隸近省空糧亦不勝數
養兵丁特為備用而設平日將空乏之兵不行補足不
行訓練臨時欲用縱有募補之兵累萬亦何濟乎此事
朕甚慮之前歲朕聞往呂宋噶囉吧之人甚多恐其生
事曾諭查明作何設法令回內地自從議奏之後聞於
來船附回者頗衆此係外洋於內地毫無關涉而朕留
心訪詢者竝無他故不過欲知地方情形人數多寡以
便整理耳且各省文官私派加耗武官空糧等事朕頗

得聞知則人皆知畏懼可以悛改於事大有裨益此等
有關地方事務及官員賢否諸臣何嘗不知即鄰省大
吏亦未嘗不知或係師生親友或係同年或因子弟親
戚在伊省居官故彼此相隱不以上聞何以防微杜漸
嗣後九卿大臣科道官員凡有關地方事務及官員賢
否有所聞即繕摺具奏若所聞未確不妨即以所聞未
確之處一并聲明可傳諭九卿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四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曰朕臨御以來一切機務必皆躬親從不敢稍自暇逸但少壯時精力有餘不覺其勞今氣血漸衰精神漸減辦事殊覺疲憊寫字手亦漸顫仍欲如當年事事精詳則力有不能若草率辦理此心又所未安從來書生論歷代帝王多指摘過失謂其安享富貴耽於逸樂朕披閱史書歷觀古來帝王因深知為君之難即朕六十年宵旰勤勞雖金石為質亦應消耗況氣血之身乎又如詩文一事皆出朕心裁內

書房翰林輩不過令其校對謄寫耳見今在位大臣年老者大約與朕年相仿衙門辦事不過一二時辰即可歸寓安息有疾亦可告假且有託病偷安者同列與司屬豈能強之入署乎如去年考試武進士趙申喬在朕前睡去侍衛屢次喚醒朕前尚且如此在衙門辦事時可知矣今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身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所以無間鉅細朕必躬自斷制早夜焦勞而心血因之日耗也但年力雖衰而

志意始終如一仍未少懈自朝至於日昃坐卧起居曾無片晷餘閒勉強支持心勞力竭爾諸臣曾無一人為朕黽勉抒誠者或有不肖之徒見朕精神氣血漸不如前因以為奸亦未可定此諸臣俱應留心者也朕前冬曾有諭旨爾諸臣未必記憶理應不時省閱今部中之事錯悞亦有如恩詔援赦刑部逐件具題殊非舊例部院衙門如此類頗多朕欲不悉心詳閱得乎又如總督鄂海題請蠲免甘肅米石草束章奏甚長朕字字細覽

所擬票籤錯悞朕曾刪去改批發出總之諸臣徒事虛文見朕躬煩勞不過云皇上理宜靜養似此皆如畫餅有何實濟耶又凡有論說諸臣不過敷陳頌揚套語如勵精圖治健行不息聖不自聖安愈求安之類若與不讀書者言之甚覺可聽朕讀書明理凡事皆身體力行此等粉飾浮詞六十年中盈溢於耳久已厭聞爾等務須實心任事盡去虛文於國家方有裨益也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十月甲寅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侍衛等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叅領等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直隸巡撫守道等曰朕臨御天下六十餘載年至古稀

太祖高皇帝時大臣官員幼時及見三分之一

太宗文皇帝時大臣官員猶見其半

世祖章皇帝時大臣官員俱曾全見明萬厯泰昌天啓崇禎時大臣官員及舊太監亦曾有及見者朕凡事留心詢問故於前朝諸事知之甚悉御極以來嘗思事多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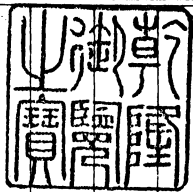
易皆難豫定惟寬平公正因時制宜一切未嘗豫執已見孔子云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朕宵旰憂勞無刻不以民生為念凡政事利弊必推求其故近見天下錢糧各省皆有虧空陝西尤甚其所以致此者必有根源蓋自用兵以來大兵經行之處督撫及地方官惟期過伊地方便可畢事因資助馬匹盤費衣服食物甚多倉卒間無可設法勢必那用庫帑及撤兵時又給各兵丁馬匹銀兩即如自藏回來之將軍以及兵丁沿途所得反

多於正項動輒萬金人但知取用而已此等銀兩出自何項竝無一人問及也官之虧空錢糧者俱已題叅離任其虧空銀兩追比不能即得新任官又不代完此項銀兩終無著落故用兵之地歷年錢糧奏銷朕悉從寬緩正為此也前蕩平三逆原任布政使徐惺所用兵餉至四十餘年尚不能清完朕念皆係軍需那用將未完銀兩俱從寬免蓋寬緩則州縣力舒上可不悞國帑下可不病民力去年陝西督撫題叅虧空各官奏請將此

虧空銀兩追出以充兵餉後追比不得伊等無可奈何
巡撫噶什圖密奏欲加通省火耗以完虧空此摺朕若
批發便謂朕令加徵若不批發又謂此事已曾奏明竟
自私派定例私派之罪甚重火耗一項特以州縣官供
應甚多故於正項之外畧加些微以助其不足原屬私
事若公然如其所請聽其加添則必致與正項一例催
徵將肆無忌憚矣所以將噶什圖奏摺申飭批發第陝
西督撫既不能追比虧空又不敢請撥錢糧倘有緊要

軍機焉能不致遲悞朕因交與議政大臣動戶部庫帑解送矣又如賑饑一事自應於夏麥無收之後散賑方於百姓有益今各省每於三四月間或遇有冰雹或雨澤愆期即借此以為青黃不接具題請賑冒銷倉穀及至五六月時民間乏食而倉中已顆粒無存矣且今年陝省地震因言倉糧朽爛奏請蠲免夫地震何至糧朽此皆州縣官借端開銷耳今各省雖有虧空而陝省尤屬緊要特傳集爾等面諭其噶什圖所奏虧空錢糧一

摺交與九卿詹事科道確議具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
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聖祖仁皇帝聖訓卷

十至十二

臣 永瑤 恭 校

編修臣 裴謙 覆 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 臣 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 余光悌

謄錄監生 臣 俞 鳳

欽定四庫全書

大清聖祖洽天弘運文武膺熙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
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十

敬天

康熙七年戊申五月壬子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親政以來孜孜圖治期於民生乂安
車驟上理乃今年自春徂夏雨澤愆期茲復太白晝見
天象屢示儆戒朕甚懼焉今力圖修省彌加敬慎勵精勤

政以答

天心其在內各部院官理應各盡乃職公廉自劾副朕信任之意今惟瞻徇情面圖潤私家不念國計但求便己有負倚任在外督撫提鎮以下各官原欲令其綏理地方撫恤軍民咸令得所近見大吏朘削卑官卑官虐害軍民濫行科派脂膏竭盡甚至逃亡此皆內外大小各官不務公廉有違

天意以致災異頻見嗣後務須洗心滌慮痛改前非如仍

因循舊習不行更改事經察出從重治罪

乙卯

上諭吏部等衙門近見天氣亢暘禱雨未應風霾日作禾苗枯槁倘仍不雨秋成無望民生何賴皆由內院六部都察院大臣不能公忠體國政事舛錯及一切事務應完結者駁察耽延則例繁多任意輕重以致屬員胥吏乘機作弊者甚多著即指名叅奏從重治罪其才庸不能辦事者亦著叅奏黜革勿得徇情姑留如經朕知或

被旁人糾叅將該管官治罪不貸刑部督捕等衙門獄
訟牽連日久不結令無辜沈寃獄底而擬罪引律偏用
重條嚴刑酷罰以苛察為明深求為能積怨既深上干
天和垂示災異宜加修省以為消弭之計至科道職司言
責糾叅建白必有益國計民生方應陳奏勿得苟且塞
責各部院大小臣工尚其同心協力修舉政事共挽
天心體朕惓惓求治之意

康熙十年辛亥三月庚午

上諭禮部今歲三春無雨風霾日作耕種愆期民生奚賴
皆由朕躬涼德政治未洽大小臣工不能殫忠為國恪
修職業瞻顧因循惟圖自便偏私怠忽致干

天和朕用是夙夜靡寧深切儆惕今實圖修省勵精勤政
體

上天仁愛之意感召休和為民請命內閣六部都察院等
衙門大小臣工各有職掌皆宜體朕倚任之意共効贊
襄持庶秉公克盡厥職洗心滌慮痛改前非以迓

天庥爾部即遵諭通行申飭

四月戊子

上諭禮部時已入夏亢暘不雨農事堪憂朕念切民生躬自刻責特頒諭旨戒飭各官修省祈求雨澤乃精誠未達霖雨尚稽朕晝夜焦勞不遑啟處茲虔誠齋戒躬詣天壇祭告懇祈甘霖速降以濟民生爾部即諏吉備物俟朕親詣行禮

康熙十二年癸丑三月戊寅

上諭兵部尚書明珠曰朕初因修葺宮殿暫駐瀛臺今天
時方旱甚軫朕懷雖修葺未竣即日還宮修省

九月乙亥

上諭起居注官胡密色曰朕適詣

太皇太后宮問安

太皇太后問朕曰頃者地動爾知之否朕奏曰此乃

天心垂異以示警也

太皇太后諭曰人君遇有災異固當益加修省亦在平時

用人行政敬承

天意耳朕仰繹

慈訓誠為克謹

天戒之要也爾其書諸史冊

己卯御史馬大士疏言京師地震請

敕大小臣工實圖修省

上曰變不虛生地動示警皆由政治未協朕心深為怵惕
力圖修省務期庶績咸熙大小臣工其各洗心滌慮省

改前愆恪供職業共回

天變

康熙十六年辛巳三月己丑

上諭禮部帝王克謹天戒凡有垂象皆關治理故設立專官職司占候所係甚重一切祥異理應詳加推測不時具奏今欽天監於尋常節氣尚有觀驗至今歲三月霜霧及以前星辰凌犯等項應行占奏者並未奏聞皆由該監官員冒昧疎忽有負職掌爾部即行察議具奏

康熙十七年戊午六月壬午

上諭禮部朕惟天人感召理有固然人事失於下則天變
應於上捷如影響豈曰罔稽今時值盛夏天氣亢暘雨
澤維艱炎暑特甚禾苗垂槁農事堪憂朕用是夙夜靡
寧力圖修省躬親齋戒虔禱甘霖務期精誠上達感格
天心爾部即察例擇期以聞

康熙十八年己未七月庚申

上諭吏部等衙門自古帝王撫御萬方兢兢業業勤求治

理必欲陰陽順序和氣迎庥或遇災異示儆務省愆思
過實修人事挽回天心茲者地忽大震蓋由朕躬不德
敷治未均用人行政多未允協內外臣工不能精白乃
心恪盡職掌或罔上行私或貪縱無忌或因循推諉或
恣肆虐民是非顛倒措置乖方大臣不法小臣不廉上
干

天和召茲災眚若不洗心滌慮痛除積習無以昭感格而
致嘉祥朕力勤政務實圖修省應行應革事宜令部院

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在外各督撫直言無隱其在京三品以上堂官並督撫提鎮俱據實自陳毋得浮泛塞責仍通諭內外軍民人等知之

是日

上召內閣九卿詹事科道滿漢各官齊集

命大學士明珠等傳諭曰朕因地震力圖修省務欲挽回天意爾各官亦宜洗心滌慮公忠自矢痛改前非愛民為國乃爾等全無報國之心於所善之人即以為善而奏

聞所不合之人即不行奏請此等不公事情朕聞見最確猶望改過故不即行處分今見所行愈加貪黷習以為常且從前遇有災變之事朕亦屢加申飭一時在朕前俱云欽遵申飭之旨究竟全不奉行前此大奸大惡之人朕重加處分爾等所明知也科道各官於大奸大惡之人未見糾叅或因事體曖昧未有憑據難於舉發此後科道各官如有確見即據實叅奏若依然虛飾如前所行奸惡巧為掩飾不加省改或事情發覺或經朕

訪出雖欲寬免國法具在決不貸宥其即傳諭諸臣咸使知之

壬戌

上召滿漢大學士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各官集左翼門命侍衛傳諭曰頃者地震示儆實因一切政事不協

天心故召此災變朕不敢諉過臣下惟有力圖修省以冀消弭朕於宮中勤思召災之由力求弭災之道約舉大端凡有六事爾諸大臣總督巡撫司道有司各官咸共

聞知務期洗心滌慮實意為國為民斯於國家有所裨益即爾等亦並受其福庶幾

天和可致若仍虛文掩飾致負朕意詢訪得實決不為爾等姑容也一民生困苦已極大臣長吏之家日益富饒民間情形雖未昭著近因家無衣食將子女入京賤鬻者不可勝數非其明驗乎此皆地方官吏諂媚上官科派百姓總督巡撫司道又轉而饋送在京大臣以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間易盡之脂膏盡歸貪吏私橐小民愁

怨之氣上達於

天以致名水旱日月星辰之變地震泉涸之異一大臣朋
比徇私者甚衆每遇會推選用時皆舉其平素往來交
好之人但云辦事有能並不問其操守清正如此而謂
不上干

天和者未之有也一用兵地方諸王將軍大臣於攻城克
敵之時不思安民定難以立功名但志在肥己多掠占
小民子女或借名通賊將良民廬舍焚燬俘獲子女攘

取財物名雖救民於水火實則陷民於水火之中也如此有不上干

天和者乎一外官於民生疾苦不使上聞朝廷一切為民詔旨亦不使下達雖遇水旱災荒奏聞部覆或蠲免錢糧分數或給發銀米賑濟皆地方官吏任意侵漁捏報虛數以致百姓不沾實惠是使民窮而益窮也如此有不上干

天和者乎一大小問刑官員將刑獄供招不行速結使良

民久羈囹圄改造口供草率定案證據無憑枉坐人罪其間又有衙門蠹役恐嚇索詐致一事而破數家之產如此有不上干

天和者乎一包衣下人及諸王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所在指稱名色以罔市利干預詞訟肆行非法有司不敢犯其鋒反行財賄甚且身為奴僕而鮮衣良馬遠勝仕宦之人如此則貴賤倒置所關非細以上數條事雖異而源則同總之大臣庶則督撫有所畏憚不敢

枉法行私督撫清正則屬下官吏操守自潔雖有一二不肖有司亦必改心易慮不致大為民害此事朕非不素知但以正在用兵之際每示寬容今

上天屢垂警戒敢不昭布朕心嚴行戒飭以勉思共回

天意作何立法嚴禁務期盡除積弊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以聞

康熙十九年庚申四月庚午

上諭禮部農務為國家之本粒食乃兆姓所資必雨暘時

若而後秋成可期自去冬以來雨雪未降今時已入夏
甘霖尚稽久旱傷麥秋種未布農事深為可虞且失業
之民饑饉流移尤堪憫惻或因政治未協致干

天和朕用是夙夜靡寧循省儆惕茲當虔誠齋戒躬詣
天壇親行祈禱為民請命爾部即擇吉具儀來奏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六月己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天時亢暘猶望雨澤之降今觀亢旱已
甚天行之愆乃人事之失如有應行應革事宜令九卿

詹事科道官員會議奏聞

庚寅

上諭刑部時已季夏雨澤愆期邇來亢旱益甚農事堪憂
朕思天人一理感格之道必有未孚且刑獄或有淹滯
冤抑之氣最能上干

天和內外大小問刑各衙門審讞案件恐有聽斷不公曲
直顛倒以及草率怠忽任意遲延致無辜之人久羈狴
犴爾部即通行申飭自後問刑各官凡應速結事情即

為歸結勿得借端稽緩苦累平民務期虛公明允詳慎
得情以副朕欽恤刑獄感召休祥至意

七月癸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天道關於人事彗星上見政事必有闕
失其應行應革者令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以聞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十一月乙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月朔日食十六日月食且比日積陰
無雪朕思天象稍有愆違即當修省或施行政事有未

當歟或下有冤抑未得伸歟爾等傳諭廷臣詳議奏聞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三月丙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時畧旱矣而欽天監奏四月朔日食
凡應行應革之事其令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集
議以聞

康熙三十年辛未十一月甲戌

上諭禮部自昔帝王敬天勤政凡遇垂象示儆必實修人
事以答天戒頃欽天監奏推算日食當在康熙三十一

年正月朔日夫日食為天象之變且又見於歲首朕兢惕靡寧力圖修省惟大小諸臣務精白乃心各盡職業以稱朕欽承昭格至意其元旦行禮筵宴俱著停止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二月壬午朔欽天監預奏日食分數

上諭大學士等曰日食雖人可預算然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懼蓋所以敬天變修人事也若庸主則委諸氣數矣去年水潦地震今又日食意必陰盛所致豈可謂無

與於人事乎可諭九卿如有人事應修改者悉以奏聞

十一月甲午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自臨御以來早夜孜孜以敬天勤民為念不敢少有逸豫偶遇災變則尤悚然靡寧今次地震朕心不勝兢惕方今外寇初平海宇無事而災變示警不可不加修省朕披覽前史如漢之文景宋之仁宗亦有此異因其克修人事遂獲長享太平其他遇災不警視為適然卒致衰替可為炯戒每見內外大小

官員多圖暇逸怠於職業能實體朕懷留心民事者甚少茲宜各殫乃忱共勸實政以為修殍之道一切政事有應興應革者爾等可悉心講求集議具奏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九月壬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曾因亢旱晝夜焚香懇禱

上帝至祀

圜丘之日立見感格大沛甘霖始知幽獨之誠具在

上天昭鑒中也後又值旱災左右奏請朕仍前禱雨朕言

今天下豐裕朕心之誠恐不及前

上天皆已鑒知不宜輕禱此朕不敢稍有虛偽之意故以此心告之諸臣自今以後益當與爾等加意圖治耳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四月丙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欽天監奏立夏時巽方風起是日朕於宮中占驗乃東北風起欽天監務取吉利者具奏不知此等事件應據實啟奏何必避忌至各處風信不同或他處東風亦未可定且春秋誌災不言其應孔子書

此之意所以示儆今但取吉利可乎本朝並未嘗有所避忌也爾等傳諭欽天監知之

康熙五十年辛卯四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去歲冬雪應時入春以來雨澤霑足無風朕即向衆諭云交夏必旱秋月轉恐雨水過多今觀天時果旱雲氣方起即繼以風自古人事有失必干

天和或政事未盡合宜或用人未能允當大小官員或有暗結黨援以及殘忍之人尚居職位囹圄中或有無辜

凡若此等不能保其必無爾內閣會同九卿科道一一詳問具奏

五月丙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京師抱恙而出今尚需人扶掖而行又兼天時亢旱蚤夜焦勞以致寢食不安自古君臣之義甚重必上下一德相成然後能感

上天之心召致和氣不在徒飾虛文務空名以從事也今當此亢旱之際我君臣應夙夜靡寧以為萬民籌畫生

計大抵諸臣內實心以國家為念者固自不少而秉性
奸惡亦不可謂無人惟爾諸臣宜仰體朕懷日存憂惕
為羣黎竭誠祈禱庶幾甘霖可冀早沛也

十一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

天壇大祭朕親詣行禮曾有諭旨嗣因朕躬少有違和大
臣等再三奏請故下旨遣大臣恭代朕則照常齋戒兩
日今朕躬安好如常必親祭方展誠心朕仍親詣行禮

大臣等不知朕意或又行奏請朕今年已六十行禮時兩旁人少為扶助可也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月庚戌太常寺疏請致祭天壇應遣大臣恭代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即位以來凡大祀皆躬親行禮去年大臣等以朕年高恐致勞瘁請遣大臣恭代彼時朕躬尚能親往行禮故不允所請今年入夏雨水稍不及時慮傷稼穡積悶之極身體甚是不安頃雖較前稍愈

猶覺無力難以行禮祀典關係重大勉強而行畧有錯悞反非誠敬之意著如所奏遣大臣恭代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五月庚戌

上駐蹕熱河行宮

諭大學士等曰連日望雨近今西南風起雲生隨散理合祈求雨澤著交與該部速議令京師祈雨朕於此處俟部覆到日亦一體祈求

十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十一月初一日冬至祀

天明日即應齋戒朕因腿足乏力來至湯泉身雖在此瞻望

郊壇不能釋懷爾等傳諭太常寺令將齋戒牌銅人照常送至乾清門朕在此照常齋戒其從祀人員齋戒務令恭敬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正月己卯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日食雖係一定交限可以推算且

今歲元旦日食被陰雲微雪未曾得見但別省無雲之處必有見者況日值三始人事不可不謹政事或有缺失之處諸臣確議以聞

十一月乙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敬

天尊

祖所關至重至大朕自御極以來凡

壇廟祭祀朕俱親詣行禮年來因多病足痛不能親往每

遣大臣恭代孔子云吾不與祭如不祭朕自不能親詣
甚切思慕欲得瞻仰

郊壇而非祭祀之日則典儀未備又非盡誠盡敬之禮今
朕躬稍愈如南苑湯泉乘肩輿俱可行走今冬至齋戒
之時朕足雖不得力潔誠之念有餘擬於祭日朕躬親
詣於祭祀之前升

壇瞻仰省視俎豆若可跪拜朕拜後退處更衣幄次俟恭
代親王行禮畢然後回宮朕心始安已將此旨諭諸皇

子爾大臣會同議奏此係創行之禮如大臣以從無此
典或引據書史為言朕年已老在位六十年矣豈易得
此例乎目今朕躬安好可以前往倘此數日內朕
躬稍覺不能親往再傳諭停止未晚也尋大學士
等奏

皇上敬

天之心六十年如一日今

聖壽將屆七旬足疾未愈時值嚴寒尤宜調攝仰懇依允

衆情停止

親詣行禮

上命諸皇子傳諭曰

天壇朕必親往前者朕躬欠安偶未親祭王以下公以上俱不齋戒此次著照常齋戒隨朕前往不必隨朕行禮朕行禮時不必贊禮作樂俟拜畢至更衣幄次命親王偕衆行禮禮畢朕乃回宮朕躬親往之處著書於祝文內

諸臣又奏本月十二日

皇上躬詣

天壇十一日

御太和殿視祝文香帛

聖躬未免太勞懇祈

皇上暫停親視令內閣恭捧送往

上曰朕照常親視祝版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
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
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十一

法祖

康熙八年己酉六月戊子

上諭宗人府自古帝王建國親親賢賢義在並重我

太祖

太宗

世祖以來篤念本支敦睦九族咸加愛惜欲其成立以共膺福祿也朕思罪有大小法有輕重宗室犯罪遽行革除宗室朕心不忍除

世祖章皇帝時定案外自順治十八年以後凡宗室有犯罪革除宗室者著將情節一併查明具奏

九月己未

上諭理藩院昔我

太宗皇帝遣發王師獲額哲等以歸念其為察哈爾林丹

汗之子乃元朝苗裔不忍廢絕特沛殊恩加封和碩親王迨額哲既沒以其弟阿布奈襲封王爵阿布奈宜思世受恩眷竭誠圖報乃上負國家豢養之仁累失外藩朝賀之禮情罪重大理宜削封但念

皇祖太宗

皇考世祖優容撫恤之意不忍奪其封爵其以阿布奈之子布爾尼仍襲封和碩親王

康熙十年辛亥四月乙酉

上諭內閣翰林院致治之道無過法祖鑒於成憲乃罔有
愆欽惟

太祖高皇帝開天垂統

太宗文皇帝式廓鴻圖規模弘遠啟佑無疆朕御極以來
景仰

先猷時切儀型之念

世祖章皇帝時曾命儒臣纂修

太祖

太宗聖訓雖具藁進呈未經裁定頒布茲特命總裁纂修各官悉以前式分別義類重加考定勒成全書朕得以朝夕觀覽是訓是行亦俾子孫率由無斁爾等膺茲委任須恪恭勤勵務期早竣以副朕覲光揚烈至意

康熙十七年戊午五月甲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古來帝王如唐虞之都兪吁咈唐太宗之聽言納諫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情誼浹洽故能陳善閉邪各盡所懷登於至治明朝末世君臣隔越

以至四方疾苦生民利弊無由上聞我

太祖

太宗

世祖相傳以來上下一心滿漢文武皆為一體情誼常令
周通隱微無有間隔一遊一豫體恤民情創作艱難立
萬世不易之法朕雖涼德上慕前王之盛事凜遵

祖宗之家法思與天下賢才共圖治理常以家人父子之
誼相待臣僚罔不兢業以前代為明鑒也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十二月壬午

上諭兵部國家撫定蒙區削平逆亂必資將士之力我

太祖

太宗訓誥戎兵申嚴紀律信賞必罰懲勸維彰其時行間將帥爭自奮勵所向奏功後因厯年既久奉行少寬人情不無怠弛朕御極以來恪守

祖宗成憲每於戎政兵機加意整飭自逆賊叛亂各路將帥統兵征勦行間功罪屢經奏報朕念我國家軍法自

昔嚴明稽核殿最務從詳確頻頒詔旨炳如日星今逆賊殄滅武功告成振旅班師正分別功罪昭示懲勸之時因思軍法固不可寬功罪自宜相抵必酌量重輕情法允協庶俾羣心悅服激勵將來凱旋將帥內見在應議者有直抵雲南建立功績人員應詳察功過准其相抵雖未至雲南果立有大功亦應准抵其未至雲南及並無大功者仍照軍法處分爾部即遵諭行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五月庚午

上諭兵部侍郎勒布等曰從來國家承平軍事不宜廢弛
太祖

太宗時兵器整齊堅銳今器械雖鮮明恐用時未必堅利
此係爾部職掌嗣後可詳加點閱以副朕不忘武備之
意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五月壬戌禮部右侍郎張英
等以編纂孝經衍義告成進呈

御覽

上曰孝經一書

皇考世祖章皇帝以孝為萬事之綱五常百行皆本諸此
命儒臣博採羣書加以論斷名曰孝經衍義朕繼述先
志特命纂修今書已告成著刊刻頒發以副

皇考孝治天下至意

九月戊戌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昔

太宗皇帝以次收定四十九家蒙古復欲全收喀爾喀未

及行而

太宗皇帝賓天今聞喀爾喀國內饑荒互相殺掠朕欲普
天萬國皆得其所一體加恩特遣大臣收集流亡使之
安插得所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三月乙未

上諭禮部等衙門

太祖

太宗肇造丕基永垂謨烈神功聖德千古莫倫

世祖統一寰區弘開景運治化綦隆光昭天壤且當時勲
舊翊贊勤勞若不及時彙輯成書恐歲久人湮諸臣事
蹟致滋闕畧應即行編纂昭示奕禩應行事宜著內閣
翰林院會同詳議具奏

四月乙丑

敕諭纂修

三朝國史總裁官大學士等曰朕惟帝王肇基垂統綏御
萬方峻業弘謨必勒諸簡冊傳示無窮所以炳耀豐功

宣揚至治甚盛典也我

太祖高皇帝誕膺寶籙鼎命維新締造丕圖規模弘遠
太宗文皇帝道隆作述運啟休明式廓禎符燕貽景祚
世祖章皇帝統一寰區化成治定中和懋建聲教遐敷惟
列祖之相承冠百王而首出鴻猷峻德巍煥難名緯武經
文昭垂無斁舉凡戡亂安邦之畧立綱陳紀之宜用人
行政之方牖民成俗之本布於方策歷久彌新創制顯
庸燦然明備即當時勲舊諸臣翊贊王室宣力四方亦

莫不託附風雲懋彰勞績唯從龍而應運信昭代之多才朕夙夜紹庭思闡

先烈爰命儒臣恭修

三朝國史爾等其督率在館諸臣薈萃琅函博蒐掌故折衷至當裁訂成書毋尚浮夸而乖情實毋徇偏見而失公平毋過質畧而意不周該毋務鋪張而詞多繁縟務期事歸確核文極雅馴勤以董成敏而竣事庶幾垂型萬世傳信千秋以覲耿光以揚大烈稱朕意焉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四月乙未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等奏傳聞噶爾丹遠遁請

皇上班師

上召領侍衛內大臣公舅舅佟國維等諭曰朕以噶爾丹侵擾喀爾喀及外藩蒙古故秣馬厲兵整軍運餉分路進勦曲盡籌畫告祭

天地

宗廟

社稷務期勦滅噶爾丹而還自兵丁以至廝役無不思滅
噶爾丹者況爾大臣俱係情願効力告請從軍之人乃
不奮勇前往逡巡退後可乎倘有存退後之心者朕必
誅之爾等視朕為何如人我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親行仗劍以建丕基朕不法

祖行事可乎我師既至此地指顧間噶爾丹可擒可滅而
肯翼懦退縮乎且大將軍費揚古兵與朕軍約期夾擊

今朕軍失約即還則西路之兵不可問矣還至京城何以昭告

天地

宗社乎佟國維等叩首謝罪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九月乙未理藩院題喀爾喀
故貝子阿南大之妻欲將貝子與其第三子丹津
承襲今其長子滾褚克又呈請効力相應請

旨

上曰蒙古人欲各為扎薩克不相統屬朕意伊等若各自
管轄愈善昔

太宗皇帝招徠蒙古隨得隨即分旗分佐領封為扎薩克
各有所統是以至今安輯宜如阿南大之妻所請令其
第三子承襲貝子其長子滾楮克倘欲另為扎薩克亦
可封之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六月辛酉理藩院題盜馬賊
犯圖薩應擬正法

上諭曰往者塞外多盜近朕遣人教養蒙古申嚴法禁盜賊屏迹四十八旗各獲生理風俗稍醇而圖薩獨先犯禁決不可恕且此法非朕創之也

太宗文皇帝時因蒙古等無房舍牆垣法令若輕則馬匹難養故爾定法以警匪類耳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七月乙巳朔

上臨和碩裕親王福全喪哭奠畢自蒼震門入景仁宮諸王大臣齊集宮門奏請

卷十一
駕回乾清宮少息

聖體復幸塞外避暑

上諭曰朕但恐

皇太后過哀朕心不安耳俟王殯後朕再起程至於居便殿者非自朕始乃

太祖

太宗之舊典也

丙午

上傳諭次日臨裕親王喪諸王大臣齊集後左門叩首再
四勸止

上諭曰

太宗時穎親王之喪

太宗親臨數次載在

實錄此皆爾等所知穎親王係

太宗之姪況裕親王乃朕之親兄乎此朕效法

祖宗並非太過朕昨因暑天勞頓今日未往明日必當再

臨爾等不必懇奏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九月壬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閱

實錄

太宗皇帝統大軍抵北京擊敗明兵凱旋之時諸大臣競
進曰臣等隨從至此本圖建立功業今奈何薄城而不
取

太宗皇帝曰今取此城甚易當視天意何如嗣後北京為

流賊所據我諸王佐

世祖皇帝直取北京統一寰宇逮於朕躬歷二代六十五年今天下治安率土人民咸享太平之福此亦朕恪守祖業夙夜勤勞之所致也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四月乙巳

上遣都統蘇滿等往蒙古會盟

諭之曰會盟之事肇自

太宗文皇帝三年一次遣大臣會盟朕遵行已久爾等前

往不得生事蒙古漸次皆已富饒亦無大事或有小事
來訴爾等但從公審理而已至蒙古餽爾等馬匹勿得
收受亦不得買其馬匹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
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
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十二

文教

康熙八年己酉四月戊寅

上臨雍釋奠

敕諭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曰朕惟聖人之道高明廣大
昭垂萬世所以興道致治敦倫善俗莫能外也朕纘承

不業文治誕敷景仰先哲至德今行辟雍釋奠之典將以鼓舞人才宣布教化爾等當嚴督諸生潛心肄業諸生亦宜身體力行朝夕勤勵若學業成立可裨任用則教育有功其或董率不嚴荒乃職業爾等係師生難辭厥咎尚其勉之毋忽

康熙十六年丁巳三月庚寅

上諭翰林院掌院學士喇沙里等曰治道首崇儒雅前有旨令翰林官將所作詩賦詞章及真行草書不時進呈

後因吳逆反叛軍事倥傯遂未進呈今四方漸定正宜振興文教翰林官有長於詞賦及書法佳者令繕寫陸續進呈

康熙十七年戊午正月乙未

上諭吏部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朕萬幾餘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學之士用資典學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材四海之廣豈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

瑰麗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
不論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
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其餘內外各官果有
真知灼見在內開送吏部在外開報督撫代為題薦務
令虛公延訪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賢右文之意爾部即
通行傳諭

康熙十九年庚申四月己卯

上諭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鵠曰尚書紀載帝王道法關

切治理朕留心研究期於貫通講幄諸臣講解明晰深有裨於典學著將尚書講義刊刻頒行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十二月壬辰

上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等曰國子監乃國家養育人才之所近聞司教之官不將監生嚴加約束教誨縱之遊戲又其甚者間雜之徒任行出入竟以國子監為遊戲之地矣爾等傳祭酒司業等官嚴行禁止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三月癸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滿漢文中書筆帖式係旗員進身之階
應加選擇嗣後部院各衙門中書筆帖式缺出俱令考
試補授如是則人人鼓舞勤於誦習而學問優長之人
必衆矣

四月丁巳翰林院刊成日講易經解義進呈

御覽

上曰易經闡發天人理數道統攸關朕朝夕披玩冀造精
微講幄諸臣殫心剖析有裨典學其即頒行用廣勵臣

庶期臻一道同風之治

乙丑

上諭講官等曰講章辭取達意以確切明晰為尚如本文敷衍太多則篇末未免重複大約詮次本文原在了徹聖賢意旨而篇末該括數語又貴闡明理道務去陳言朕閱張居正尚書四書直解篇末俱精實之義無泛設之詞今後所撰詩經講章亦須體要備舉期於盡善

八月庚戌吏部題補國子監助教員缺

上曰助教官員職掌教習廩監官生應選優於文學者補用若用文學庸劣之人何以表率生徒以後著吏部考取仍將試卷送內閣閱看具奏

十一月丙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闕里係聖人之地秉禮之鄉朕幸魯地致祭

先師特闡揚文教鼓舞儒林祀典告成講明經書文義窮究心傳符合大典應行事宜爾等會同各部院集議

以聞

己卯

上過曲阜將詣關里先

命國子監祭酒阿禮瑚致祭於啟聖公祠黎明

上御輦設鹵簿進曲阜南門詣

聖廟至奎文閣前下輦由甬道旁行至大成殿行三跪

九叩首禮四配十哲兩廡從官分獻樂舞間作禮

畢

上幸詩禮堂衍聖公孔毓圻等行禮畢監生孔尚任進講
大學聖經首節舉人孔尚鉉進講易經繫辭首節
講畢

上命大學士王熙宣諭衍聖公孔毓圻等曰至聖之道與
日月並行與天地同運萬世帝王咸所師法下逮公卿
士庶罔不率由爾等遠承聖澤世守家傳務期型仁講
義履中蹈和存忠恕以立心敦孝弟以修行斯須弗去
以奉先訓以稱朕懷其祇遵勿替又

諭大學士等曰至聖之德與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廣大無
可指稱朕向來研求經義體思至道欲加贊頌莫能名
言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非云闡揚聖教亦以
垂示將來又

諭曰歷代帝王致祭闕里或留金銀器皿朕今親詣行禮
務極尊崇至聖異於前代所有曲柄黃蓋留供廟廷四
時饗祀陳之以示朕尊聖之意

是日

上駐蹕兗州府西關

諭大學士明珠曰周公大聖人制禮作樂垂示萬世今廟在曲阜應行致祭此係重大典禮其遣恭親王長寧及禮部尚書介山偕往以示朕尊崇元聖之意

十二月辛丑浙江道御史梅鋞條奏科場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疏中所言發榜太速似屬有理凡人精神有限卷牘浩繁豈能一一徧閱竟有試卷未經考官點閱者倘致實學淪棄豈不可惜况弊之有無亦不在

發榜之遲速宜令展寬日期細加校閱以無虛國家求才至意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二月丁酉

上諭吏部國家設立翰林院衙門原以儲養人材嫻習文學以備顧問必淹貫經史博極羣書方克諳練體裁洞悉今古敷詞命意典瞻弘通悉登制作之林用佐右文之治始為稱職今將翰林各官特行考試朕親加詳閱分別次第以示勸懲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四月甲午

上諭禮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崇文典籍具備猶必博採遺書用充祕府蓋以廣見聞而資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藝文晨夕披覽雖內府書籍篇目粗陳而裒集未備因思通都大邑應有藏編野乘名山豈無善本今宜廣為訪輯凡經史子集除尋常刻本外其有藏書祕錄作何給值採集抄寫爾部院會同詳議務令搜羅罔軼以副朕稽古右文至意

閏四月戊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世間全才未易得但能於性理一書稍加觀覽則愧怍之處甚多雖不能全依此書以行亦宜勉強研求明晰義理若祇泥辭章字句有何裨益

庚申

上諭禮部翰林院自古經史書籍所重發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覽詳求始成內聖外王之學朕披閱載籍研究義理凡厥指歸務期於正諸子百家泛濫詭竒有非經

術今搜訪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乃為有用其他異端詖說聚不准收錄

甲子

上諭浙江提督陳世凱曰自古武職名臣如郭子儀李靖等皆讀書明理熟諳經史乃能保守功名克全臣節嗣後武職官員應閱覽書籍講明忠孝大義著該管官勤加勸諭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十月壬戌

上諭大學士王熙等曰鄉試為抡才大典出題理宜詳慎
今年各省鄉試主考朕未盡知於開列中酌量分遣今
覽各省所進題名錄中其題目多有未當如福建三場
策問臺灣事宜一道於地方情形事勢毫未通曉乃茫
昧命題殊為悖謬其餘各省亦未盡當爾等詳加校閱
察出叅奏於是察看福建雲南河南三省第三場策問
命題詞義多有未當均屬悖謬部議將主考王連
瑛等分別各降級調用從之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四月壬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翰林官以文章為職業今人好講理學者輒謂文章非關急務宋之周程張朱何嘗無文章其言如是其行亦如是今人果能如宋儒言行相顧朕必嘉之即天下萬世亦皆心服之矣傳諭翰林官知之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十月己酉

上諭宗人府禮部國家樂育人才振興文教將使海內英俊之士靡不蒸蒸蔚起矧宗室子弟系託天潢豈無卓

越之姿足稱令品允宜甄陶獎拔俾克有成考諸前史以公族應舉入仕者代不乏人今屬籍所載日益繁衍除已授爵秩人員外間散子姓素無職業誠恐進取之途未闢致嚮學之意漸隳嗣後八旗宗室子弟有能力學屬文奮志科目應令與滿洲諸生一體應試編號取中如此則賦質英異者咸服習於詩書而學業成就者不阻抑於仕進凡屬宗室人人得以自效而於朕興賢睦族之至意亦用是以允愜焉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六月丁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考試舉人進士特為得人耳若行賄夤緣而得之本源不清欲冀他日為忠臣良吏得乎今朕意欲凡係大臣子弟另編字號令於此中較閱選擇其文之優劣則大臣子弟之堪中者既得入選又不致妨孤寒之路如此則於考試一事大有裨益爾等議奏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五月丁亥禮部議覆五經博士程衍祀請給程子祭田應不允

上諭曰程子宗之大儒祀典不可有缺但給與祭田或為其子孫之不肖者變鬻則祀典仍缺其令該巡撫藩司善為酌處務令程氏子孫世世奉祀永遠無缺

六月戊午

御製訓飭士子文頒發禮部命勒石太學其文曰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朕臨御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棧樸作人之意乃比來士習

未端儒教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叙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庶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義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驕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

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脅制官長
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奸猾欺孤凌弱或招呼
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勿齒縱倖逃
褫扑濫竊章縫返之於衷能無愧乎況乎鄉會科名乃
掄才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
年顧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
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情弊深
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

便已作奸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為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即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仍視為具文玩愒勿儆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既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

能為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逭勿謂朕言之不豫也爾多士尚敬聽之哉

己未

上諭禮部訓飭士子文若令各府州縣學宮一體勒石恐有不產石州縣地方或致借端擾派應俟國子監勒石後以搨本彙頒各省轉發所屬學宮一體遵行

九月壬子禮部議覆外簾監試御史節什等題監
生莊令與俞長策試卷作五經文字與例不合應
無庸議

上諭曰所作五經文字若俱浮泛不切自不當取中若能
切題旨文理明順一日書寫二萬餘字實為難得莊令
與俞長策著俱授為舉人准其會試嗣後作五經文字
不必禁止作何定例著九卿詹事科道詳議具奏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四月庚辰讀卷官等以殿試

卷進呈

御覽

上諭曰較定前後名次必須憑文論定若稍存私意人心
即不悅服况爾諸臣從考試出身回思當日考試之時
本心更不可失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三月庚戌

上諭吏部教職官員必文義明通方稱厥職近見直隸各
省教職官內不諳文義者甚多如此何以訓士著行文

直隸各省該撫將各屬教職官通行考試分別具題嗣後俱照此例不時考試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三月壬戌

上諭提督江南學政張廷樞曰朕比臨幸松江道經青浦據該邑貢監生員孫鉉等奏稱青浦之北地名孔宅自漢時至聖苗裔避地至此奉至聖衣冠環壁塋焉懇請頒賜匾額朕念

孔子乃萬世之師既有遺跡亟宜表彰彰因於萬幾之暇

親書聖跡遺徽匾額以示尊崇

先師之意可選良工摹刻頒發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正月庚寅

上諭侍衛拉錫等曰滿字既有清文鑑蒙古字書亦應纂輯著交與教習唐古特書之官員阿爾必特祜乾清門侍衛拉錫等翻譯會同蒙古侍讀學士中書等修成滿洲蒙古合璧清文鑑一部一邊寫滿洲字一邊寫蒙古字其引經處俱行裁去若有伊等不知之處著問八旗

年老通曉蒙古書之人

康熙五十年辛卯十月甲子吏部議覆順天鄉試
發榜過期有違定例應將正主考都察院左都御
史趙申喬等各罰俸三月

上曰直隸各省生員舉人增額既多赴試者較前倍衆考
試官不能細心徧閱草率錄取以致遺失佳卷此皆因
出榜之期太近故耳如出榜多展數日則考試官得以
詳閱試卷庶不致有遺珠之嘆爾等問九卿具奏趙申

喬等著免議處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二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冲齡篤好讀書博覽載籍每見歷代文士著述即一字一句於義理稍有未安者輒為後人指摘惟宋儒朱子註釋羣經闡發道理凡所著作及編纂之書皆明白精確歸於大中至正經今五百餘年學者毫無疵議朕以為孔孟之後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弘鉅應作何尊崇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詳

議具奏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四月甲寅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主試之人衡文取士必當除去偏見選拔佳士若以偏見閱文則人心不服上科京闈鄉試雖無交通賄賂之弊而所中之卷不佳且有少年稚子微倖入彀即題目應出各種乃得佳文今歲京闈鄉試所出七題皆係理致士子偶有一二語合主司之意者遂獲登錄其同考官選文薦閱又皆揣摩主司之意

場中士子未能各展其長而實學之人多被擯不錄者
職是故也

十月乙酉

上諭讀卷官大學士等曰三年鄉會試原期得實學真才
自必以研究經書義旨為根本蓋四書五經皆聖人講
理明道之書貫始徹終無非精意近見鄉會試俱擇取
冠冕吉祥語出題每多宿構倖獲致讀書通經之士漸
少今後闈中題目應不拘忌諱庶難預作揣摩實學自

出著九卿會議具奏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四月癸酉

上諭吏部教官有教養士子之責員缺甚屬緊要嗣後掣選教官者應取至京師令大臣面試方可補授

七月己酉

上諭禮部直隸各省學臣文武鄉試兩闈後閒居候代毫無所事嗣後新學臣於鄉試之年秋間點出限十月終到任則舊學臣免曠職之愆新學臣得以從容考試矣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正月甲子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科場中不可出熟習擬題朕常講
易及修定天文律呂算法諸書人人皆知必預擬此類
題目若闌中亦以此命題則人皆可以擬題倖進實學
何由而得再房官亦屬緊要若房官有弊主考亦無如
之何今可將一房卷令不同省房官二人同閱如一人
有情弊發覺後二人並坐則各知畏慎互相糾察矣部
院司官凡進士舉人出身者例應分房若學問不堪何

以衡文取士伊等宜加考試近來五經中式殊無實學
不過手敏多寫數千字耳十七八歲童子皆能之甚無
益也可著停止

二月己丑

上諭直隸巡撫趙弘燮曰朕每年春間行幸水淀近見民
生雖不能家給人足比之往時似覺差勝但村莊之中
誦讀者尚少朕思移風易俗莫過讀書況畿輔之地乃
王化所先宜於窮鄉僻野皆立義學延師教讀以勉勵

孝弟可望成人矣爾即遍示村莊俾皆知朕崇文好學之深意特諭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三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今人皆能勤於讀書昨將各部院司官輪班引見出題考試完篇者甚多即不能詩文之人所書出身履歷亦甚明順若不知文義如何居官辦事今讀書之人甚多大是好事

附
武科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四月壬辰

上諭兵部武鄉會試舊例射的以八十步為則太遠善射者不能多中人才或致遺棄嗣後改為五十步以中二箭為合式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九月丁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閱今年武闈試錄江浙人中武者多山西河南兩省各中一人如此恐致遺失人材武進士之文不過熟記成語抄寫舊套而已論文取中必致不

均而人材亦多遺漏必以馬步箭俱優人材出眾者為佳耳

十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天下武舉會試者或其人材可用騎射亦優而以不合式之故遺而不錄者有之朕意殊為憫恤令兵部宣示有願効力再試者具呈候該部請旨再行考試遴選交火器營令其熟習戎事於會試時照常考校既悉知其人亦便於拔取有超羣者即與錄用如

此則人材不致遺棄於考試良有裨益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月壬寅

上閱試武舉騎射技勇

諭大學士及兵部大臣等曰八旗漢軍以文職用者多以武職用者少嗣後武科鄉會試當令八旗漢軍應考即增額無多而精壯技勇者可得矣

癸卯

上諭大學士及兵部大臣等曰考試武舉進士乃國家大

典視近科所取之人武藝勇力漸不如前此事所關甚大當擴考試之典以備用即今在內部院司官筆帖式兼武職而歷陞堂官者不少在外提督總兵官由行伍出身者甚多何地無才現今八旗監生為護軍驍騎者俱有入文場考試之例直隸各省綠旗營兵千總把總及年滿千總不但人材壯健善騎步射其中有兼通文藝願入場就試者可分別令就武鄉會試即於某人充伍為弁之地就近鄉試不必令回原籍至雲南貴州廣

西等遠省赴京會試者亦酌定中額不使虛費跋涉以示鼓勵如此則綠旗官兵內有才力者俱得入彀而武舉進士亦得實有才力之人其於武鄉會試大有裨益矣至福建廣東兩省不拘舉人進士生員監生兵民內深諳水性熟習水師營務之人有願附巡哨船艦出洋効力擒斬盜賊建立功名者著該督撫查明保奏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七月庚寅兵部議覆肅州總兵官路振聲請增陝西武舉中額一疏

上諭大學士等曰陝西人材壯健者甚多又令兵丁一體鄉試武舉額數若少則有才者不免遺漏以致壅滯著將武舉中額照原數增二十名

九月辛亥兵部議覆太原總兵官馬見伯疏請選定武經七書又祭

文廟時武臣請照文臣一體行禮俱不准行

上諭大學士等曰武經七書朕俱閱過其書甚雜未必皆合於正所言火攻水戰皆是虛文若依其言行之斷無

勝理且有符呪占驗風雲等說適足啟小人邪心昔平
三逆取臺灣平定蒙古朕料理軍務甚多亦曾親身征
討深知用兵之道七書之言豈可全用孟子云仁者無
敵又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是王道與其
用權謀詐偽無稽之言不若行王道則不戰而敵兵自
敗矣王道二字卽是極妙兵法從古窮兵黷武皆非美
事善戰者皆時至事迫不得已而後用兵也昔吳三桂
反時江南徽州所屬叛去一縣將軍額楚往征之有人

獻策於賊云滿洲兵不能步戰若令人誘至稻田中即可勝之矣豈知滿洲兵強勇爭先未及稻田已將誘者盡殺之此獻策之人亦為我兵所殺今於武經七書內作何分別出題及論語孟子一併出題之處著九卿定議具奏嗣後祭

先師孔子時令武臣與文臣一體行禮於理甚合著照馬見伯所請行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十一月壬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見直隸各省考取武進士額數或一省偏多或一省偏少皆因不知其弓馬武藝止憑文章取中以致騎射嫻熟諳習韜畧之人多有遺漏嗣後考取進士不必拘定額數俟天下會試武舉齊集京師令該部將各省赴試到部武舉照例考試弓馬將合式武舉等實數查明預行奏聞朕計省之大小人之多寡照考取文進士例按省酌定取中武進士額數考取時就本省卷內擇佳者照所定數取中如此則學習武藝弓

馬優長者不致遺漏矣

甲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文武考試雖曰兩途俱係選拔人才而習文之內亦有學習武畧善於騎射者習武之內亦有通曉制義學問優長者如或拘於成例以文武兩途不令通融應試則不能各展所長必致遺漏真才嗣後文童生生員舉人內有情願改就武場考試者武童生生員舉人內有情願改就文場考試者應各聽其考試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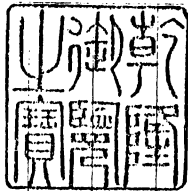
此則各得施其所學文武兩途皆得真才矣著九卿詹事科道議奏

十二月辛卯禮部等衙門遵

上旨議覆文武生員舉人有願改考者准其互考

上曰改考亦屬佳事但恐武生記文數篇希圖僥倖者多學臣於文生員不敢全賣至武生全無公道此弊朕皆知之嗣後武考文舉不中者若再令考試則弊生矣將朕旨傳諭督撫等官考一次不中者即著停止互考令

歸原學考試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
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十二